

小貧

隱士

書傳





貧士傳

黃姬水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貧士傳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張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譔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迺作君師。俾寄平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廛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羨。富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趨。茹抔土茅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蠱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僭干宸御。歉而匱悴。蹈赴頓陶。貲鎔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金篋單虛者。友疏而家誚。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子身皆胡越。處一姓爲仇讎。攫而爭也。如猛獸驚鳥。蒙而養也。如廐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悖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離咎。如漢卓以郿塢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沈淪。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攘攘利往。貪墨克培。而桀心充位。饕餮苟得。而跖行塞閭。貴豪積貨於丘山。元庶槁躬於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覯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難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庸臈雖繁。廉資者特受。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卽事考心。或逸尙高盤。弗屑塵穢。或懷沖養順。恐係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修。則嚴揮若浼。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乖。以居易而泰。皆襟牟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疚。不以俗磷。不以終渝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營蟻競。而靈鳳丹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皞登矣。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間。

名跡輟闕。間有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仰。馬遷之紀貨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歌蕭詠。細帙多遺。予也幼遭坎壤。雖處屢空之時。緬懷古人。實獲晏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臥疾。乃就榻上。徐爲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爲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徽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遑也。始之敘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掄素風。則是傳也。匪徒爲一己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譔

構李王子逸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鏹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顏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札也。行國公。遭中逵。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口口。佇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常世亂。逃耕蒙山之陽。牆以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蓍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爲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遵遊。水菽啜吮。綠闥陳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時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爲之三日悲焉。

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敖舒詠。因服表衷。志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諼。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也。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觀王綱之斁。思欲絕景雲表。濯志溟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室。華戶不扉。蓋茨不剪。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方之倪缺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蜩視姬邦。鳳遠秦岑。作幾舉色。含和保真。豈謂陋栖。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瘁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毀廉也。瘁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稿于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踽步周行。恥辰叔季。結想上皇。日賜啓言。投疏立僵。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溜境荐凶。敖也設食。槁瘁有來。虛餓孔棘。呼嗟致聲。舉臚作色。簞豆終揮。舍餒甘沒。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公以鍾粟辟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暫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乎。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謚爲康邪。妻曰。否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謚爲康也已。曾子喟然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國。室乏兼辰。缺斂曾惻。攜謚妻陳。存雖苦節。歿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罽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尚蠱盤。銖陳晉寵。母簋莫充。相門斯踵。銜惠何深。酬身忻悃。取不賊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它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槨云。參不仕。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臃。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原憲。憲韋冠縱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蔬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回幾化。乃參聞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澹寂。溯澗幽盤。織葭聊食。厥嗣淵投。月珠乃獲。量龍作戒。碎糜它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矣夫。

桑也居困。興實良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絃甫奏。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口。刑名山叢。清謚女饑。彼以人饋。我以身辭。垂言窮巷。世仰沖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知樂。漆園曠逸。郊犧不爲。塗龜自厄。假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脊。

鵽冠子

鵽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屨空。以鵽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用。僞諛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鵽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諛絕。終身不仕。

荆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赤縣隱名。丹書闡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闕

顏闕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爲君子也。願請受爲弟子。闕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闕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終身不辱。觸居側邑。則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玉弗完。至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爲不義。嘗殺饋鵝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纊。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爲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子終蚓操。於陵自竄。鵝哇兄饋。李充螯半。乃屨乃纊。乃衣乃纈。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飢食藜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熒然匹夫。罄爾四壁。晝耨夕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哀爲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太原。從

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淳。至孝作人。姊食從寄。兄爵蔑輕。樂游郇囿。恥就孔勳。絃榮綜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襲知之。

仲蔚削智。繕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鑿。采椽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匱。受鬻返餘。潛玩微象。暢契玄知。綠海携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饔膳莫供。乃于大澤中牧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適期里陌。輒相勅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兌澤牧厥姤豕青衿孝質芳壘詔語德懷蠹寇名徵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輿推友饋弗嘗公聘再辭皤顛在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於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厲節學畢牧豕於上林苑中誤遭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荅乃更椎髻布衣操作而前乃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復至吳居皋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孟光與食舉案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爲葬於要離冢傍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耕陵山爲春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尙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公超克學。融博古今。簪從旣廣。鵠徙何深。花邑時駕玉壺永春。優游郊里。忘厥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氓編邑伍。騶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卽抱莪悲。置却將贈。牧諷典書。父交相遭。忝生載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挽髮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遲夷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麗絺大布之衣。糲糲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樅樞瓮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

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諡曰玄儒先生。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滅景雲藪，在歎克熙于天宜者。玄儒國諡，懿述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聞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甯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邁王畿。蛾習典學，麟獲授書，奔衰歸處，藏器栖遲。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殯斂。潁川張元祖來存融，推所乘羸車牛馬，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偉明逸韻，杭道虬盤，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行古志，青野埋捐，同襟偕逝，用晦林泉。

申屠蕃

申屠蕃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

終。

恬曠子龍。被褐處空。沖心玄境。汗跡傭工。瞻依早失。經緯咸通。蒲繻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櫛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齋磨鏡具。到所住。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磨行給。臣僉檄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足昭先德。